

歷史與空間

張桂輝

王陽明的秀峰《紀功碑》

王陽明(1472—1529)，本名王守仁，幼名雲，字伯安，別號陽明，學者稱之為陽明先生；浙江紹興府餘姚縣(今屬寧波餘姚)人，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學家、哲學家和軍事家；陸王心學之集大成者，以哲學成就載入史冊。其學術不單影響我國明清兩代以至近現代，而且遠播日本、朝鮮等東南亞國家。

2019年，是王陽明平定朱宸濠叛亂、任江西巡撫和發表「致良知」500周年。江西政協常委、副秘書長、民建中央委員趙波，日前建議江西開展王陽明500周年相關紀念活動。我由此想起王陽明和他的《紀功碑》。紀功碑，古已有之。我國歷史上首次有戰功紀念刻石的是「燕然勒功」——東漢永元元年(西元89年)國舅竇憲率大軍征伐北匈奴，大破北匈奴後，登燕然山，摩崖勒石，刻字記功。王陽明《紀功碑》藏身於廬山南麓的秀峰。南唐中主李璟，曾在秀峰築台讀書，保大九年(951)，李璟敕令在這裡修建寺廟，賜名「開先寺」，意思是「開國先兆」。在李璟讀書台下，有一塊數丈見方的石壁。石壁上有三通石刻。從右至左分別為明代徐岱的詩作，北宋黃庭堅《七佛偈》，王陽明的《紀功碑》。

有句成語，叫做歷久彌香。王陽明便是這樣一位歷史人物。本世紀以來，隨著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研究的持續深入，以王陽明為代表的文化大家，逐漸成為學界的熱點：2012年1月31日，中央電視台紀錄頻道播出紀錄片《廬山文殊台：心學大師王陽明》；2017年10月，四十集大型歷史正劇《千古大師王陽明》正式簽約啟動，該劇緊緊圍繞王陽明少年、青年、中年和老年的人生不同階段，講述王陽明傳奇的一生；2017年12月，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千古一人王陽明》……

正德十四年(1519)，能文能武的王陽明，平定了危及大明江山的寧王之亂，在贏得「大明軍神」美譽的同時，背上了「功高蓋主」的包袱。重壓之下，他不得不將全部功勞歸於無能的皇帝明武宗。數月後，王陽明在秀峰憤憤然寫下《紀功碑》，並刻石存世。次年春日，登上廬山，在天池峰揮毫作詩，在文殊台夜觀天象。文殊台，一層平頂、臨壑而建，立身於天池山西邊，北側壘有上台石階，下有石室五楹，石木水泥混合結構。戊戌之夏的一天上午，我在廬山遊覽了龍首

崖、文殊台後，穿過那個用不規則石塊堆砌，由近代著名政治家、學者康有為題額的「天池寺」山門，沿着天池峰麻條石鋪就的山道，向北攀登不過百餘米，一座隱身林間的紅瓦石亭出現在眼前。

這座王精衛當年修建、意在保護王陽明詩刻的亭子，有兩個與眾不同之處。其一，亭子周遭，全是石板「護欄」，沒有人們進出的「門」。為了一探究竟，我只好高抬笨腳，跨欄而入；其二，亭子中間，不是平地，而是一塊北高南低的斜坡狀天然巨石，上方刻著「照江崖」三個遒勁有力的楷書大字。據明朝嘉靖年間著名學者桑喬所撰的《廬山紀事》記載，此三字為嘉靖文人劉世揚所題。「照江崖」之下，從右至左並排著兩通石刻。其右為王陽明詩：「昨夜月明峰頂宿，隱隱雷聲在山麓。曉來卻問山下人，風雨三更捲茅屋。」落款：「陽明山人王守仁伯安書」。寥寥數語，意味綿綿。表面看，是在描繪大自然的奇妙現象，背後卻暗喻王陽明內心的憂憤。

這就要由此及彼，與王陽明的秀峰《紀功碑》聯繫起來。《紀功碑》長約242厘米，寬約234厘米，碑文字體莊重遒勁，揮灑自如，氣勢宏偉，刻技嫺熟，字跡清晰。全文如下：「正德己卯，六月乙亥，宸濠以南昌叛，稱兵向闕。破南康、九江，攻安慶，遠近震動。七月辛亥，臣守仁以列郡之兵復南昌，宸濠擒，餘黨悉定。當是時，天子聞亦赫怒，親統六師臨時，遂俘宸濠以歸。於赫皇威，神武不殺。如霆之震，靡擊而折。神器有歸，孰敢竊竊。天鑒於宸濠，式昭皇靈，以嘉靖我邦國。正德庚辰正月晦，提督軍務都御史王守仁書，從征官屬列於左方。」初讀碑文，頗為困惑。碑文中明白無誤地寫道：「宸濠擒，餘黨悉定。」接下來卻筆鋒一轉：「天子聞變赫怒，親統六師臨討，遂俘宸濠以歸。」既然經過鄱陽湖大戰，宸濠已經被擒，叛亂也已平定，為什麼天子還要親自率兵，並俘獲宸濠、凱旋而歸？這不就有點「自相矛盾」了。由此及彼，細加品味，王陽明這樣行文，並非條理不清，而是另有隱情。

原來，武宗的宦官、寵臣張永、江彬、許泰等人，對王陽明嫉恨已久，當他們接到王陽明的捷報後，不是如實報告，而是歪曲事實，在武宗面



秀峰王陽明紀功碑。作者提供

前報告說，寧王叛亂前，曾與王陽明聯繫過，王陽明卻密而不報，可能腳踩兩隻船——看哪邊得勢，就投靠哪邊。因此，對王陽明應當嚴加提防。武宗一聽，非但信以為真，而且怒火中燒。於是，明知叛亂已平，還是興師動眾，親率大軍前去「平叛」。其行為暗藏殺機：如發現王陽明有異常，便隨時隨地將其處置，以免留下後患。

王陽明知內情後，驚恐不安，只好將朱宸濠交給武宗大軍的先行官張永，把「首功」拱手相讓，希望他在皇帝面前替自己說點好話。與此同時，王陽明向皇上重新報捷，將功勞全歸於天子，並再次表明忠誠。武宗收到捷報後，命王陽明在九江一帶待命，等事情完全搞清楚後再酌情處理。王陽明雖然暫時逢凶化吉，但卻耿耿於懷、心有不甘。次年正月，王陽明遊廬山秀峰「開先寺」時，便煞費苦心寫下《紀功碑》，簡要記錄了平叛過程。通觀碑文，激揚飛越，縱橫跌宕，將行書的灑脫和楷書的莊重糅合在一起，使全文氣貫貫通，雄健蒼勁，代表著王陽明書法的極高水準。清初詩人王漁洋觀賞了王陽明詩碑後，激動不已，寫詩讚道：「文成摩崖碑，其字大如斗。萬古一浩溪，光芒同不朽。」王漁洋將《紀功碑》與顏真卿的頂尖之作《涪溪碑》相提並論，認為二者同樣萬古不朽。

王陽明平定寧王之亂，沒有功勞，也有苦勞。可是，皇帝老兒非但沒有褒獎他，反而要親率大軍前來「平叛」，差點就把有功之臣的小命給「平」了。王陽明正是抱著這種憤憤不平、惶惶不安的心境在秀峰留下《紀功碑》，碑文委婉地透露自己本應得到的功勞。今天看來，王陽明一邊向皇上報捷，且將功勞全歸於天子；一邊揮動妙筆，撰寫峰回山轉的《紀功碑》。如此這般，既是為自己付出打抱不平，也是為歷史真相留下證據。乍看起來，似乎不夠光明磊落，至少有口是心非之嫌。然而，王陽明這樣做，實在是不得已而為之。有道是：「官逼民反」。王陽明之所以出此「下策」，完全是被武宗逼出來的。可謂是，於無奈中折射出這位心學集大成者的高明。

書若蜉蝣

葉輝

事物有無限角度與片刻

話說柏格森一直以來受到很多思想家所影響，當中包括普羅提諾(Plotinus)、斯賓諾莎(Baruch Spinoza)、康德(Immanuel Kant)、史賓塞(Herbert Spencer)乃至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涵蓋古典的現代的，此外，很多科學家、藝術家、神秘主義者對他有所啟迪。

柏格森為羅素(Bertrand Russell)之邏輯原子論及分析方法之競爭對手，即使僅為間接對手，與羅素不同的是，他不僅改變分析方法，更堅持哲學應完全拒絕分析；他遂有此說法，形上學「免除特徵」，因此處於必須表達「無法表達之物」的困窘立場。

此外，他不僅反對簡單事實、簡單事物與感官作用的觀念，更反對哲學包含事實、事物與感官作用的觀念；他的基本本體論乃變遷本體論，其對象並非事物本身，變遷遂自成整體。

「綿延」觀念即變遷的實在，他認為不但事物性質有所變遷(比如藍色的事物變成紅色，年輕的事物變老)，生命本身的物質亦有所變遷；此外，他更認為概念乃靜態的與片面的；當世人嘗試分析事物，已採取某一觀點而放棄另一觀點；從而扭曲及改變事物；凍結事物時間卻不可理解事物發展，分析無法令人滿意，皆因事物存在無限的角度與無盡的片刻。

假如讀者視之為詩篇，遂展示戲劇性——世界被兩種相互衝突的趨向所創造，其中物質在意識中展示下降運動，第二種則

具有自由情感及永恒創造力的生命，不斷向知識及無限的視界推進；兩種因素相互混合，彼此制約；此一基礎差異在於植物與動物界、非動的及運動的有機活動之間；植物借助陽光儲存從惰性物質中抽取能量，動物則可免除，因可從植物攝取已儲存的能量，均釋放爆發力；在較高階段，動物界在損害狀態下維持生命，以此種能量的聚集可強化發展；進化之道變得日益多樣，選擇絕非盲目為之；本能隨利用器官而產生。理智的胚胎期已存在，但對本能而言，智能仍為劣等。

柏格森1889年之學位論文《試論意識的直接材料》(Donne es immedates de la conscience)已提出時間並非某種抽象的或形式表達，為永遠關涉生命及自我的實在；他稱此時間為「持續時間」，與生命力相似，此種概念可闡述為「活時間」，乃動態流動，呈現出經常的及永恒增長的變量；那就避開反映，不與任何固定點相聯繫，否則將受無限而不復存在；可由一種趨向內在的本源的內省、集中的意識所感知。

柏格森在科學敘述並未談及本能的本身——也許源自被熟練掌握與探究過的個人體驗，或者源自靈魂解放的危機，從而推測上世紀末佔統治地位的理性主義生物學的沉悶氣氛引發此種危機；他在此種科學的影響下成長及接受教育，當他反抗此種科學時，已在物質世界的概念結構領域掌握非凡武器，當理性主義之網試圖禁錮生命時，他試圖證明動態而流動的生命可穿網而過。

詩情畫意

趙素仲作品



五 封建社會的枷鎖

1990年，李叔同長子李准出生。李叔同的婚姻由母作主，夫妻感情淡薄。封建社會的沉重壓力令早慧而有獨特性格的李叔同不願跟隨一般俗世的人生軌跡。家庭壓力和孩子的出生，令李叔同產生極大的負荷和無力感。

為人子已有壓力，為人夫又不稱心，到為人父階段更加增添了年華消逝的傷感，詞作顯出的傷感是十五歲時的延續，也是自己對才華和抱負的嘆息。

如果說，李叔同受家庭重擔的壓力，不如說是封建社會給予人們的枷鎖壓力。每個人都必須走同樣的路，讀書考科舉，父母之命，成親，傳宗接代，都不是李叔同想走的路。

有一朱花夕梧，千雲顏事日桐，金光鏡匆疎樹，陰裡匆林，也，凋，杪，西風黃葉飄，難底，零。少年曲，買是白落憑葉，韶催髮憑誰，好老邊吊，。繞？。

李叔同詩句
丁素仲
西仲
夏配
日畫

來鴻

成志偉

春天的色彩

擺脫了寒冷的襲擾，歷經了九九八十一天，久盼的撩人春風終於暢行無阻地吹拂神州大地。廣袤的田野裡，麥苗青青，拔節而上。公園內、街道旁，小草返青，爭先踴躍。千千萬萬株柳樹，由黃泛綠，迎風舞蹈。冰雪消融了，江湖塘坳鱗浪層層，蔚藍明潔……大自然籠罩在一片片、一叢叢、一汪汪綠色之中，整個世界被沁人的濃綠所包圍，充滿了勃發的生機，讓每一個人都感受到春的嫵媚、春的激情、春的力量。

綠色，是生命的顏色，當然是春天的主色調。然而，春天的迷人，不僅僅是因為她的綠色。如果整個世界只有綠色，未免單調。春天的魅力，就在於她不只擁有綠色的基調，而且擁有繽紛斑斕的各種美麗色彩的環抱。

當春天來臨時，鵝黃色的迎春、連翹爛漫怒放，在綠草映襯下，分外燦爛奪目，吸引了無數依戀的眼光。樹上的蠟梅、紅梅，好像一盞盞小燈籠掛在空中，晶瑩閃亮，期盼着知音的欣賞。紅牆邊、庭院裡一株株玉蘭樹，還沒來得及長出葉兒，就迫不及待地把自己精心孕育的紅的、紫

的、白的聖潔花朵，一串串地掛在枝頭，向仰慕的遊人招搖擺擺，快樂地傾聽人羣裡爆發的嘖嘖讚美。鬱金香，真是百變美女，紅的、白的、黃的、紫的、橙的，還有藍的、青的，甚至還有雜色的、拼色的，像川劇變臉那樣，讓觀賞者不知愛哪個才好。雍容華貴的牡丹芍藥，總以國色天香自居，像貴婦人那樣驕傲持重，白膚紅顏，最愛被人追求，毫不含羞地接受數不清的照相機、攝像機的親吻。月季也不甘落後，在路旁畦邊，只要有一點土，就拚命地綻出白色小花，招徠過往行人垂涎自己的美色。至於桃花、杏花、梨花、梨花、櫻花、茶花、杜鵑花、海棠花、丁香花、風信子……無不擠在春天展露自己的嬌容，竭盡全力用鮮艷的紅、黃、白、紫、桔等絕色靚姿，博取人們的關注和愛慕。春天，正因為有了這麼豐富妍麗的色彩，才在綠的主調上加置了和聲、配器、合唱、伴舞，共同奏響了華美的春之聲交響樂章，響徹天宇，繞樑人間，使億萬人留戀，被億萬人讚賞。

顯然，單純的綠，不是春天；只有赤橙黃綠青藍紫紫色雜陳，自然和諧地鑲嵌在

綠色中，融匯在綠色中，方能構成完整的春天的色彩。宋代朱熹有一首《春日》詩寫道：「勝日尋芳泗水濱，無邊光景一時新。等閒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這「萬紫千紅」，使春天那麼美，才是春天的真正色彩！

大自然的春天需要萬紫千紅，人世間的春天更應該萬紫千紅。當今的世界，離理想的春天尚很遙遠。少數人暴富，多數人貧困；少數人奢華，多數人拮据；少數人淫樂，多數人拚命，這不公平的社會現實，在地球每個角落比比皆是，釀成構建人間春天的巨大障礙。只有伸張公平正義，視最廣大人民群眾切身利益高於一切，實現共同富裕，讓人人各得其所、各展其能；讓人人喜悅常在、笑顏常開，這才是人人嚮往的人類和諧共歡的美好春天。「一花獨放不是春，萬紫千紅春滿園」，這是全人類祈盼的人間之春的美麗色彩。為了實現「萬紫千紅春滿園」的世界大同理想境界，我們還需努力激濁揚清、除舊佈新、與時俱進，真正打造出一個人人平等的，絢麗多彩的，溫暖可愛的、永恒的地球之春，人間之春。

吳翼民

我的馬拉松

生活點滴

近年許多城市出現了一個新氣象——馬拉松運動風起雲湧、方興未艾。如我們江南地域，每逢春秋大好季節，不舉辦幾場馬拉松比賽似對不起如許佳地美景，於是乎「全馬」、「半馬」、「微馬」接踵而至，若山陰道觀景，應接不暇。規模是越跑越大，規格是越來越高，有時跑道上跑者竟然密密麻達上萬，不乏外國人士點綴其間，於是乎就冠上了「國際」兩字。馬拉松是政府主導的一樁好事，擴大城市知名度，帶動旅遊消費經濟，主要是倡導了全民運動健康生活的好風尚。我沒有參與共襄壯舉，卻是去現場觀光過，更多的是坐在電視機前感受到這般昂揚向上的氣氛，想着我雖入老境，心卻是蓬蓬勃勃不甘老去的，無緣無力跑上賽道，也可以天長日久自行其是跑我的馬拉松呀。

其實追溯起來，我的馬拉松從學生時代就開始了，這便是那會兒的遠足。但那會兒的遠足不是「跑馬」，而是「走馬」，連續「暴走」的路程勝於「全馬」的距離。

中學時代，學校也組織春遊秋遊，但多半借助車船，我們一撥同學偏偏獨闢蹊徑，自行約定來個遠足。當着工廠上中班的工人晚上十點下班，我們已經踏上了遠

足的道路。一兜乾糧一壺水，一掛殘月當燈盞，山道晃動着我們影影綽綽的人影，有大道可行，我們偏走崎嶇的山道，為的是別樣的體驗，追求詭奇刺激。故鄉蘇州郊外多名山，有歸有光名篇《吳山圖記》為證，丘陵山石雖不算雄偉，卻奇異，在夜間尤其詭譎，或狀怪獸爭鬪、洶湧欲搏人，或如鬼魅飄忽，森森欲攝人，看得我們心怦怦亂跳，腳步不由加快，突兀間，前方一農婦人，正舞得婆娑，趕緊趨避，定神看，乃是一棵彎彎柳樹，深吸一口氣繼續前行，不料一淵擋道，潺潺唧唧流淌着，月光下水如白練，蜿蜒從山坡上斜下，乃赤足而涉，尋得一條山道，奮力向山上攀去。山道是破敗不堪了，據說是當年專門為乾隆下江南遊山玩水所建。乾隆當然不會像我們這樣攀爬，而是坐着山轎抬轎而上的，一路還勃發起了詩興。惜乎才幾許歲月，御道亦然頹敗，頹敗的御道上野花雜草卻是頑強地生存着，物是人非怕是造化之規律吧，油然想起馬致遠「秦宮漢闕，都做了衰草牛羊野」的感嘆。既如此，年輕時更應珍惜啊。

登頂，為的是看永恒不變的日出。那是大自然一道瑰麗的風景，在平原上和城市裡是觀賞不到的，我們靜靜地等待，看茫

茫晨霧中忽然擲出一顆丸子，有些慘淡，混沌如蛋黃，在雲霧裡閃閃爍爍，偶或還被浮雲掩沒，但它頑強搏鬥着，呼嘯浮游於雲霧中，毫不退縮，終於變亮，放出一根根金針，把雲霧捅破，撕剝一淨，於是天地澄澈，山河廓清，好一個晶亮清明的世界啊。也有霧霧撕剝不開的陰雨天氣的，我們並不懊惱，還慶幸遇到了奇景，雲霧呼拉拉的推來湧去，非常壯觀，兀的一大片白雲掩來，同學之間咫尺不見，互相呼喚着名字和綽號，怕誰被哪方妖魔擄捲了去。雲去矣，互相觀望着拍手大笑，因為每個人都濕漉漉的像雨後松柏樣的清新。

好風景每在遠處高處，這便是遠足的景致，是當年「走馬」的賜予。學生時代的遠足培育了我的馬拉松精神，直至今稀之年，我依然喜歡徒步行走，每天的散步已然成為習慣，一天走個幾千米，十天二十天不就是一个「全馬」？再推而廣之，做任何事情，其如看書寫作不也是馬拉松麼？眼花了，看不多書，每天看個幾頁，一月一本書就拿下了；每天寫幾百個字，堅持數月不就是洋洋灑灑一篇大文章麼？我們這座城市又一個馬拉松賽事要鳴槍了，我的馬拉松賽事正酣着呢。

浮城誌

星池

未來可期

四季循環，花開花落，古樹參天，綠樹成蔭，仍須瞥見種子幼苗，茁壯成長。觀看電視劇集，主角露鋒芒，綠葉們扶持，還要勿忘培育年輕新一代演員，否則會落入青黃不接的狀況。

電視台已播放達五百多集的處境劇《愛回家之開心速遞》，故事枝節繁瑣，涵蓋親情、友情及愛情，場景會在家中、公司或大學。當故事發生於大學生活的戲軌，便由一羣年輕演員擔綱演出，實是一個大好的平台給予他們機會去磨練演技。況且，此劇收視甚佳，縱劇情有時過於胡鬧，卻能引起觀眾留意，確能讓新一代演員漸漸被觀眾認識，累積人氣。

當中，頗為欣賞飾演「朱凌凌」一角的吳偉豪，下筆之時，他尚未足二十一歲。他沒有明星二代的光環，純粹熱愛演戲，在父

母支持下，以十七歲之齡毅然投考電視藝員訓練班。儘管憑其討好的外表及較佳的運氣，獲得了不錯的角色，但仍試過扮演路人或對白不多的客串角色，或甚至走過欠缺演出機會的低潮。二零一六年，他於當時的處境劇《愛回家之八時入席》內飾演「林禾」而嶄露頭角，演技自然但略顯稚嫩。至今，看其演出，無論咬字、讀對白及肢體動作也見進步，可見他所下的苦功，縱然遇上時機，也要親手抓緊才可。雖則有時《愛回家之開心速遞》的劇情過於瘋狂喜鬧，可是亦有認真之時，近來一場父子戲，父要兒子繼承律師事業，兒子卻要繼續追尋攝影夢，盡吐心聲，最終不歡而散，他的演出，拿捏掌握不錯。此際，演處境劇令他被更多人認識，不過尚在起步，務必繼續努力及提升。這名新演員，未來可期。